



瑪耶可夫斯基
詩選

萬湜思譯

關於譯者

這冊譯詩集是萬湜思先生的遺譯。現在由朱湘月先生整理好出版，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紀念。這些詩譯得如何，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因為我不懂世界語和英語，更不懂俄語，同時對於瑪耶可夫斯基的詩又一向沒有研究。但我知道譯者的工作精神是很認真的，同時這也是新文學工作上的一種成績；現在從俄語原文翻譯瑪耶可夫斯基的詩當譯得更好，那是一定的，但

在更早時所譯的東西仍有作為一種參考的價值，我想也是無疑的。所以這冊譯詩集爲了紀念譯者而出版，對於他的朋友們固然有意義，對於讀者也還是有益的。

但由於以上所說的理由，我在這裏沒有資格介紹這冊譯詩。我現在是要承受朱湘月先生的意思，把譯者萬湜思先生向讀者作一個簡略的敘述，看一看他是一個怎樣的文藝工作者，爲什麼朋友們現在還在追念他的。

萬湜思，本名姚思銓，浙江桐廬人，我也認識的，最初我知道他是一個木刻工作者，後來我知道他也寫論文，寫詩，並從事翻譯，而且參與美術和文學運動上的組織活動；此外，編輯過幾種雜誌和副刊，副刊是尤其編得很好和很有特色的。我最初遇見他，是 1938 年和 1939 年之間在金華，那時他在邵荃麟同志等的幫助之下編

輯一種週刊叫‘大風’和一種文學與美術的月刊叫‘刀與筆’，我在這兩種刊物上都寫過一點文章。我最後遇見他是在 1942 年末和 1943 年初之間在浙江縉雲，那時他的肺病已很沉重了。我由幾次見面和談話所得的印象，覺得他是一個謙虛、認真、外表上很溫和而內心是熱烈的、樣子文弱清秀而意志和精力都堅韌的新文藝工作者，他的木刻創作，曾印過專集，注意於細緻的刀法和清秀的風格，在當時木刻界曾起過一些影響；但整個說來，他在木刻上的這種努力，也僅僅只限於一種嘗試，他好像還不曾爲了在木刻創作上有更大的成就而下更大的努力，所以我覺得他在木刻上只能說是開了一個頭，而並未達到他能夠達到的發展。他的興趣似乎不專在木刻，倒是對於詩和文學有更大的興趣。但是，在詩和文學上也並未達到他能夠達到的發展。而且，

我覺得，爲了這種未能達到他能夠達到的發展，實在很使他憂鬱和苦悶。關於這種情況，我最初遇見時是並不覺得的，那時他大概也並沒有這種憂鬱和苦悶，因爲他和朋友們在活動和工作，身體也還好。我最後在浙江縉雲遇見時，纔感到他有非常深刻的憂悶。我以前也並不知道他對詩有很高的興趣和他翻譯瑪耶可夫斯基詩的事情；在縉雲，那時他雖在病中，却有好幾次長時間的談話，我深刻地感覺到他對詩有他很深的和專向於抒情詩的愛好，而且那種愛好和他深入的理解使我感到他對於寫詩有一種隱藏着的非常熱烈的要求。他告訴我他在整理以前翻譯的瑪耶可夫斯基的詩，我就覺得這在精神上也正是他的一種要求了。總之，我最後和他見面所得的印象，是他對於文學和詩有更專注的努力，同時對於創作有很強烈的要求，可是他爲了

自己因身體和環境的關係不能有更大的發揮而憂鬱着、苦悶着，有如一盆炭火被冷灰攔住了似的。

我現在回憶起來，也還是這樣覺得，而且我感到他那時的憂悶還有更深刻的意義。事實上，和許多知識份子青年一樣，萬湜思先生是有很大的矛盾的；他秉性善良、溫和，同時給個人和家庭的生活負擔所牽制，不能像另一些的革命青年那樣不顧一切，拋開一切，勇往直前，高呼馳騁於狂風暴雨之中，可是他在內心上是火一般熱的，同樣有這樣要求的，爲了他有種種的顧慮和牽制以及身體有病，使他反而不得不時時壓制自己的火熱的革命的要求，這是他最大的矛盾和痛苦。雖然他選擇了木刻和文學爲自己的工作，同時積極地參與抗戰的和革命的文藝運動，以達到他革命的願望，同時他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木刻和文學

上的創作也有成績的，但同樣由於身體和生活負擔的關係，不能達到更大的發展，使他始終感到矛盾和痛苦。現在我覺得他在病中對於文學工作和寫詩有那麼熱烈的要求，同時又爲憂鬱所支配，很明顯的也就反映了他的那種矛盾和痛苦。據我的記憶，在縉雲時的談話，他對於他自己擺脫他一向的生活環境不夠勇敢就含有自己譴責的意思，而對他的病他是很悲哀的。他相信，單在文學上說，他是能夠有成就的，可是必須在將來，——這就是說，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才能和願望將都因爲病而無法有更大的發展和完成。因此，我們認爲他的夭折爲知道他的人所痛惜是當然的，不但新文藝工作上失去了一個認真負責的工作者，同時他那種真摯的精神和痛苦，也留給朋友們以深刻的印象，使朋友們長久敬佩和懷念他。總括的說，作爲一個獻身於新文藝工作的

人，萬湜思先生雖不是直接爲反動派所殺害掉，也還是爲舊社會所摧殘了的人。

最近朱湘月先生提供我一些關於他的出身和經歷的材料，也就加深了我對他的印象。他生長於清苦的家庭，小學卒業後家庭就無力讓他升學了，他以投考成績優異得免費升入中學，並一直以考第一名而能完全免費到初中畢業。這一方面對他是好的，使他成爲一個優秀的知識青年而與時代接近，但另一方面，這種順利也多多少少使他傾向於做一個所謂“好學生”，容易和舊社會舊教育妥協。但是，當他十六歲的時候，即 1931 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九一八”的時候，他也立即捲入抗日運動的高潮，並且爲了組織學生抗日救國會，竟以思想過激的罪名被學校開除出來了；而第二年他又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作爲一個政治嫌疑犯被捕入獄了。他的身體就

是在監獄中弄壞了的。可見他的革命的要求和熱情是很早就強烈的。同時他的自學的精神也證明他的意志的堅韌。雖然從十七歲起，他就不能不在社會上謀職，以分擔家庭的經濟負擔，而身體又有病，但從他編輯‘浙江日報’的副刊（1933年，十八歲），和新文藝有接觸以來，他的所有工作都足以證明他是以獻身於革命的精神在獻身於新文藝工作的，所以他對於自己還未能完成自己的抱負就給疾病困倒了的事情，是不能不感到痛苦的。逝世時（1943年12月）他纔二十八歲。到了今天，我們也還覺得他的病逝是很可惜的。

我只是憑我的印象寫下了上面這些話，或者可以說明這一個溫和的認真的譯者，內心有着一股未能儘量燃燒的對革命對創作的熱火，這一件事和他翻譯瑪耶可夫斯基的詩是相符合的罷。

關於他的生平，我不能作更詳細的敘述，請朱湘月先生或別的人另寫一篇小傳罷。我現在記一記他的遺作：

1. 中國戰鬥（版畫集，1938年出版）
2. 瑪耶可夫斯基詩選（即本集）
3. 黑屋及其他（創作的詩集，附譯詩，未出版）
4. 智識份子論集（翻譯論文集，未出版）
5. 穆爾塔（翻譯短篇小說集，未出版）
6. 中國戰鬥續集（版畫，未出版）

1950年9月1日雪峯記於上海。

目 次

關於譯者



給一個法官的短詩.....	1
我們底進行曲.....	5
給藝術軍團底命令.....	8
勞動者詩人.....	14
向左進行曲.....	21
一次奇絕的遭遇.....	25

派芬是怎樣懂得勞工保護法的？	33
巴黎聖母院	36
凡爾賽	44
黑人和白種人	53
在哈瓦那上岸	61
回家去！	71
巴黎女子	77
建築美讚	84
天下無敵的武器	94
第六次	101
西線無戰事	106
異邦紀事	114
關於蘇維埃護照的詩	120
記牢呀！	130



列寧	135
破壞者與創子手	138



袴中之雲(斷片)..... 147

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

(斷片)..... 151

墨西哥(斷片)..... 163

好啊!(斷片) 170



大聲疾呼..... 195



譯者後記..... 211

後記..... 217

給一個法官的短詩^①

看吧！囚犯們航載過海洋
在陰森的船艙裏被鏈鎖着在凳上，
他們窒息了他們鐐銬的響聲，忘形地
正在戀念他們那可愛的故鄉。

在他們遠方的樂園，秘魯，
出類的飛禽，和女人，跳舞繁盛而絢
琅，
人們可以眼見那香橙樹開花，

那明亮的七曜星撫慰以愛底輝光。

啊，在那邊呵，芭蕉和蒼松爭
長，

還有無數的葡萄園繁茂興旺；
祇是爲什麼那法官的殘暴的陰謀
將最酷烈的悲苦虐待了這些風光？

秘魯的婦女，和跳舞，禽鳥
正被許多嚴厲的條件包圍、綑縛，
一個法官的眼光（象看着供狀）
就像洋鐵罐擱淺在陰溝裏樣！

一隻金碧輝煌的孔雀投進人的
眼簾，
對於他不時的災難他表示嫌惡和反
抗：
爲自己的惡運而哀泣、歎息：

看，他那綺麗的長尾已脫落得這般淒涼！

打秘魯的草原飛過
一隻靈巧的光豔無比的蜂雀，
一個法官攔捕了他，將他的
羽毛根根拔下，便這樣完結了他的榮光。

那時那些火山也不再噴發，
唉，現在，那山峽谿谷沒有點綴和修妝；
到處門戶上寫的是法官的告示，
“吸煙者禁止在此地遊蕩！”

而秘魯的禁令
對於我的詩歌也毫不鬆放；
一個法官曾宣告，“我注意到你底

詩裏，有種酒精底邪惡的芳香。”

赤道從俘虜們的鐐鏈前畏縮
了，

秘魯如今看不見人也看不見飛禽，
祇有惡毒的法官的虛偽
他公正地在判決着不幸與禍患。

秘魯的人們呀，你們可貴的美
德

祇是受逼迫去從事殘忍的勞役；
一個法官的無休止的卑劣舉動
誠使你我，和一切的人驚怖無狀。

① 寫於1915年。中譯是由英文轉譯的，譯者的一張廢紙上寫道：“Lines to a Judge 等三篇載 B. Deutsch 與 A. Yamolinsky 編‘新俄詩選’內，係孫用先生抄示。”——編者。